

Ich koch dich tot

“女性情感逆袭”系列

我煮死你

(德) 埃伦·伯格 (Ellen Berg) 著

李莎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女性情感逆袭”系列

我煮死你

(德) 埃伦·伯格 (Ellen Berg) 著

李莎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煮死你/(德)伯格(Berg, E.)著;李莎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女性情感逆袭”系列)

ISBN 978-7-208-12695-4

I. ①我… II. ①伯…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3634 号

Ellen Berg, *Ich koch dich tot. (K)ein Liebes-Roman*

© Aufbau Verlag GmbH & Co. KG, Berlin 2013 (Published with Aufbau Taschenbuch;

»Aufbau Taschenbuch« is a trademark of Aufbau Verlag GmbH & Co. KG)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 2014 by Shanghai Century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张玉贞

封面装帧 赵瑾



我煮死你

[德]埃伦·伯格.著 李莎莎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190 000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695-4/I·1320

定价 30.00 元

献给所有在灶台前专心致志切菜,搅拌,煎炸,烘焙,烹饪——而且,抵挡住了诱惑,没有在饭菜里面添加某些特殊用料的女士们。

目 录

第一章 误用毒鼠强	001
第二章 维尔纳的遗嘱	017
第三章 短暂的噩梦	029
第四章 完美情人	049
第五章 灾难降临	067
第六章 太阳正常升起	081
第七章 遗嘱破绽	103
第八章 神秘老太太	119
第九章 鳄鱼,再见	133
第十章 佩特森警官	149
第十一章 危险关系(一)	171
第十二章 危险关系(二)	187
第十三章 离奇的车祸	206
第十四章 玩火游戏	221
尾声	237
学做薇薇美味得要人命的菜谱	241

第一章

误用毒鼠强

当薇薇端着甜点、香橙巴菲配鲜草莓走进饭厅时，她看到丈夫的头正埋在一片肉汁的汪洋中。她像扎了根一样定在了那儿。维尔纳的上身前倾，靠在桌缘上，他的脸则侧埋在盘子里。一些肉汁溅到了桌布上。咦，维尔纳这是睡着了吗？

她蹑着脚轻轻地走向他，俯身查看那一动不动的躯体。当她看到那双呆滞却睁得近乎毗裂的眼睛时，手中盛有甜点的碗嘭当一声掉了地上，在天然大理石地面上劈里啪啦地碎成了一片。维尔纳没有了呼吸，而且他再也不可能有呼吸了。维尔纳死了。

薇薇瞬间有种要窒息的感觉。这不可能！维尔纳是个大树般的男人啊，精力旺盛，力大无穷，而且才五十多岁，不可能正吃着饭就咽了气。薇薇惊恐地扫视着那张已经微微泛蓝、扭曲变形的脸。无可置疑：他悄无声息地告别了人世，告别了他们已经共度了十五年的生活。

眼泪顷刻间夺眶而出。就在十分钟之前他们还在争吵，因为薇薇确实是在家里待不住了，想要出去散散心，譬如说去家漂亮的餐厅享用一顿晚餐；维尔纳却抱着一大袋薯片坐在沙发上，而且还在里面左挑右拣，好像里面有钻石似的。他是真心觉得，能喝着冰镇啤酒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待几个小时绝对是现代文明社会最天才的进步。他对一个美

好夜晚的设想很简单：之前无计划，之后无念想。

这着实让薇薇火冒三丈。她也想偶尔调剂一下啊，去看场电影或吃顿美食，享受一下本该有的生活乐趣。所以才发生了之前的争吵。维尔纳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会每天晚上都无所事事地靠在沙发上给你的蛋搔痒的！”她气急败坏地甩给维尔纳这句话。现在维尔纳就带着它驶向了彼岸。

她瘫倒在椅子上，内心充满罪恶感，手颤抖着把红酒杯拿过来，一口气把里面的红酒全都灌进了嘴里。是这场争吵要了他的命吗？会不会是他太过激动，结果慢性高血压诱发了心力衰竭？也就是说，他是心碎而死的？

“没用的东西，根本不会碎。”薇薇自言自语说道。

不，一颗心也得配得上这个名字，即便怀有万般善意也没法说维尔纳有心。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整个就变成了一个家庭暴君——骂骂咧咧，动不动就发脾气，毫无风度可言。那他是怎么死的呢？

瞥到餐桌上的胡椒瓶时，她整个人猛地一颤。薇薇是一名优秀的厨师，她不能容忍盐跟胡椒粉出现在她的餐桌上。曾经有不止一位客人感受过她冷冷的蔑视，如果他自己还想对薇薇做好的饭菜进行调味的話。烹饪是一门艺术，这是她的座右铭。人们也不会拿着圆珠笔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上乱涂乱画啊。

然而并不是她作为女厨的荣誉被侮辱这件事使得她周身血液凝固在了血管里。这个胡椒瓶她其实早就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科技的胡椒磨，不过就在今天早上她又把这旧瓶子装满了，然而不是用胡椒粉，而是毒鼠强。一只老鼠在厨房里乱窜，她给这只不请自来的小东西准备好了最后的盛宴：一小块面包，上面铺了奶酪片，并撒了几粒花生米。调味剂则是毒鼠强。她从胡椒瓶里，就是维尔纳旁边的那个胡椒瓶，相当慷慨地撒了好多在上面。

这个认知如一记重拳狠狠击在她的胃上：她把维尔纳毒死了！她害死了她自己的丈夫！

薇薇开始抽泣，这绝对是一场灾难。如果一切按法律程序走的话，那监狱就会是她下半辈子的住所了。谁又会相信这是一场令人惋惜的意外呢？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她，这看起来就是一场谋杀，一起冷血的谋杀案。她双手紧紧揪住桌布。

“我完了。”她绝望地咕哝着。

薇薇已经在餐桌前窝了近一个小时，连动动小拇指的力气都没有。外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餐厅也似昏睡过去一般。餐桌几乎已经消失在夜幕中，更别说上面雅致的锦缎，高贵的银制餐具以及锃明彻亮的水晶吊灯了。墙上挂着几幅丑陋的油画，像所有的家庭一样，这也是她丈夫继承下来的。餐桌上方的枝状灯饰在从玻璃窗落进来的最后一束光线中忽明忽灭。

维尔纳的脸还埋在盘子里。毋庸置疑这是薇薇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刻——然后就是新婚之夜以及那次静脉曲张灼烧手术。现在她毫无头绪，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她吓了一跳，薇薇这才从那种呆滞的状态中回过神来。怎么办？她要接吗？还是先打电话叫救护车？她旋即想到她早就应该这么做了。或许那样的话维尔纳还有的救啊。为什么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电话响个不停。要是现在有人找她丈夫听电话可怎么办？她该怎么说呢——“对不起，我刚才把他毒死了，请您稍后再打”？

赶紧好好想想，她告诫自己：现在要是稍微出半点差池，那你下半生就靠数监狱栅门的铁棍度日了。你需要一个守护天使。或者说一个守护恶魔会更好。

她挣扎着起身冲进了客厅，因为电话在那儿。慌忙中打开灯拿起

话筒后，她又僵硬地坐到了沙发上。

“希薇娅·贝恩伯格，”她尽量保持声音平稳。“请问您是哪位？”

“嗨，薇薇，”话筒中传来她最好的朋友艾拉愉悦的声音，“我正好在城里，去琶醍酒吧喝杯阿佩罗气泡酒怎么样？或者说你们家维尔纳还是一如既往把你关在婚姻的牢笼里？”

牢笼这个词让薇薇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呃呃，我，我，我们……”她磕磕绊绊地说，“正想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呢。或许下次吧。还有，这儿我得把话说清楚：我没有住在牢笼里。”她咽了口唾液，“我爱我丈夫。”

这句话她已经许多年都没有讲过了。当然也是因为没有丁点儿要表达这种情感的缘由。曾经她是喜欢维尔纳的。他们也很亲密，磨合得很好。好吧，其实到后来就只剩下薇薇在一味地隐忍了。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再小心都不为过。毕竟如果最终还是得上法庭的话，艾拉也可能会被问话。现在表示下爱意刚刚好。

电话那端传来一阵窃笑。

“最最亲爱的薇薇，”艾拉咯咯笑道，“以我跟三个前夫的经验，我可以向你书面保证：婚姻是一座牢狱，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跟狱卒做爱。”

薇薇皱皱眉头。这个话题现在对她来说太棘手了。

“嗯。很有趣。”她说，“那我待会儿去问问狱卒。抱歉，今天实在不方便。”然后她就挂了电话。

人生对艾拉而言就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而在薇薇的眼里却像是大甩卖市场，外表市侩，内心空洞。艾拉住在法兰克福，离这片儿威斯巴登的郊区足足有五十公里的距离。薇薇则就困在这儿，跟维尔纳。

她哀叹着倚到沙发背上。套着深棕色天鹅绒沙发套的坐垫上已经显现出了两个凹坑，一个深些，一个略浅。曾经有无数个夜晚他们都是在这儿度过的。一言不发，直勾勾地盯着电视机。唯一的交流就是维

尔纳偶尔嘟囔句“再来瓶啤酒”。薇薇一直说在他们家电视机是老大。

首先得把这个沙发处理掉，她突然冒出这个念头。然后就是那些无比丑陋的油画。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布置房间啦！

片刻后她被自己这个想法吓到了。她真这么无情？维尔纳还尸骨未寒，她就已经在考虑给房间换个布局了？她费力地想听听自己的心声。不，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悲伤，没有遗憾。嗯，其实感觉还是有点的：无穷无尽的轻松。这简直让她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

如果今天早上有人问她是不是幸福，她可能还会回答：嗯，算是吧。现在她才意识到过去十年的婚姻生活完全就是一场灾难。正常状态就是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以及兴趣缺缺的综合，没有温存，没有性爱。关于她的狱卒就先说这么多吧。

薇薇朝下瞅了瞅。围裙下面她穿着一条绿色丝质的卡普里裤以及一件低胸的白色T恤衫。以三十五岁的年龄来讲，她还是保养得相当不错的。好吧，她或许是稍微有点过于丰满，但是比例依然匀称。还有那一头丰盈及肩的黑发。那副深邃的宝石绿的眼睛也依然神采奕奕，这可曾经把维尔纳迷得晕头转向。

只是那段时光已经过去好久了。虽然维尔纳自己变成水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还一直抱怨薇薇的身材。“喂，你那身肥肉现在可以用电波溶掉”或者“不是一切在生长的东西都是积极的”，都算是客气的评论了。男人啊，啤酒肚大得连脚趾头都看不到，却认为自己能配得上一位宇宙小姐。

她叹了口气。围裙下裹着一副被遗弃的躯体。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维尔纳就不再碰她了。当然她对这项婚姻义务也没有怎么特别的怀念。怎么怀念啊？晚间新闻跟震天的呼噜声之间三分种的活塞运动绝对不会是一个女人暗暗向往的情景。而事实也不能再更加伤人了：她才三十几岁就已经性冷淡好几年了。

她在沉思中环视着栗色的墙布、核木组合柜、悬有流苏穗的落地灯以及双扶单人沙发，维尔纳一直坐在那边读报。曾经一直，她自己更正了一下，突然惊恐地跳了起来：旁边的房间里还躺着一具尸体！她丈夫的尸体啊！

走回餐厅时，薇薇觉得胃绞痛得厉害。她打开吊灯，那副灾难般的场景就赤裸裸地呈现在了她眼前。维尔纳的眼睛还是瞪得吓人。眼珠翻向天花板，好像是他临终那一刻在探究天堂之门会不会为他敞开——相当惨人。

她不知在哪儿读到过，应该轻轻把死者的眼睛阖上。但是她不敢。只能无措地打量着那张已经扭曲变形的脸、那纹丝不动的躯体以及僵直下垂的胳膊。这个男人，看起来像是淹死在了自己正在吃着的酱汁里，现在完全就是个陌生人。他的这副样子让她不寒而栗。她是万万不可能去碰他的。

背上一阵阵寒意席卷而来。她的目光又落在那个胡椒粉瓶上。得赶紧把这个瓶子销毁，务必赶紧。

她接着又苦涩地摇了摇头。要是维尔纳遵守她的规矩，不在餐桌上调味，他现在应该是还坐在他最喜爱的电视机前呢。但是他乱了规矩，自己偷偷摸摸从厨房里拿来了那个旧胡椒瓶，又添加了一份超大的酱汁，然后就升天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惩罚。

薇薇拉上窗帘。这个小区里的邻居要么无聊得要死，要么就好奇得要死。薇薇不止一次地碰到过，有人站在外面的路上毫无顾忌地盯着她的房间看。不过这边的娱乐调剂也确实不多。旁边的建材市场，过去几条街那边的超市，还有前面的一家生意惨淡的小吃店，就这些。典型的郊区生活嘛。

在把百叶窗也拉下之后，薇薇拿着那个胡椒粉瓶走进厨房，把它丢到了垃圾桶里。盛老鼠药的铁皮罐也随即飞了进去。然后她拿上垃圾

袋，打开了从厨房直通车库的侧门，接着却又犹豫不决地站在了那里。维尔纳那辆宝蓝色的梅赛德斯就是他的命根子。呃，曾经是。那些说女人太笨不能把车停进车库里之类的话绝对是深得他心，所以每次薇薇要用车他都是千推万阻啊。

“不好意思，维尔纳，我需要这老家伙。”登上车的时候，她幽幽地说。

她有点手生，猛地一踩油门冲出车库的时候，发动机发出一阵困兽般的低吼声。

没有维尔纳在耳边念叨，感觉真好啊：“你知道在沙特阿拉伯女人是不允许开车的吗？沙特阿拉伯人就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你在家就一个劲儿照镜子，开车的时候就不知道看看后视镜？”维尔纳的聒噪声她现在还能听得一清二楚。结语每次都是：“脑子转不过弯的话，就不要开那么快。慢……慢点儿。”

薇薇踩了下油门。今天维尔纳没坐在副驾驶座上。他再也不会坐到那儿。一想到这儿，她简直像中了六合彩一样胸中涌起一阵狂喜。这个悲惨的意外有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有可能是一个善良的小仙女不忍心让她如一株被遗忘了的盆栽一样，最后以干枯凋零收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那自由就真正在向她招手啦。这感觉真是无比美妙啊！

“白云之上，”她开始哼歌，“必享无尽自由！”

在车里唱歌对维尔纳而言是严格禁止的，不过薇薇就是喜欢这样。她本来就喜欢唱歌，不，她是为之着迷。她收藏了各式各样的CD，热门的、流行的或者法国香颂，适合各种情绪，悲伤、喜悦、无聊，甚者有适合今天这个特殊情景的。而且几乎所有的歌词她都能倒背如流。

“人们说，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忧伤，都隐藏在心灵深处，然后……”她在方向盘上打着拍子，把所有的车窗都摇了下来，及肩的黑发在这个

夏日傍晚的暖风里轻快地飞扬。“我们曾经珍视的所有，忽然变得不再重要……”

一个急刹车才使她逃过了一劫，没把前面那老头撞飞。而他还推着助步车气定神闲过着马路。人行道对面的交通灯已经变成了红色，那位老先生却完全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

薇薇惊魂未定地拍着自己的额头。险些又是一具尸体啊！她最近显然成了全人类的危险。她又瞅了瞅那位老头，他依然是头也不抬地过着马路。这使她想起了一个人。薇薇一下子没想到是谁，不过最终还是记起来了：那人神似克那曼医生，就是他们那位经常心不在焉的家庭医生，维尔纳对他却是毕恭毕敬。克那曼医生已经七十出头。他视力有些问题，也有些耳背，甚至偶尔还有些尿失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坐诊。

电光石火之间一个念头浮现在薇薇的脑海里。一个相当不错的念头，她觉得。在她把垃圾袋扔到城市另一头的一个垃圾桶中之后，她加足马力，火速朝家赶了回去。

开门的时候薇薇双手抖得厉害。她脑海里的那个计划相当冒险，甚至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但特殊情况就是要特殊对待。她没得选择。她匆匆跑进客厅，打开维尔纳书桌上的记事本。在翻找那个名字时，几乎全身都被汗浸透了。卡岑巴赫，凯曼—克那曼。就是他！她用汗津津的手抓起话筒，输进了那串号码。

电话那头嘟嘟的声响在她耳朵里犹如丧钟。接电话啊，她内心暗暗恳求着。或者要是你已经睡了的话，那赶紧醒过来！毕竟已经快晚上十点钟了。

“克—克那曼，您找谁？”那头终于传来了一位疲沓无力的老先生的声音。

薇薇丝毫不需要伪装，她的焦虑早已上升为了赤裸裸的恐惧。成

败就取决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了。

“医生先生!”她脱口而出,“我是希薇娅·贝恩伯格!性命攸关啊!我老公晕过去了。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我知道已经很晚了,可是您一定要过来啊!我快要绝望了!”

电话那端很安静。显然那位老先生得把这一系列的爆炸信息先整理一番。他清清嗓子。

“尊敬的夫人,您确定不是一般昏厥?天气这么闷热,这完全不足为怪。”薇薇真想一嗓子吼回去,不过她控制住了自己。

“克—那—曼—医—生—先—生!”她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您不立刻赶过来的话,很可能就太晚了。我不想叫急诊医生,您理解吗?那里有可能是随便某个妇科医生给开一大把阿司匹林敷衍了事。我信任您,只信任您。我丈夫也是一直以来都对您充满了信任,这您是知道的。”

“哎。”又是一阵揪心的沉默,“这么看来我是必须得过去看看了。”

半小时后克那曼医生按响了门铃。他疏疏拉拉的白发东倒西歪,已经起了毛球的针织衫下面是件皱巴巴的蓝白横条衬衫,右手提着一只棕色皮质的老式医疗箱。

他劈头就问:“他情况怎么样?”

薇薇接过他的箱子,“依然没有起色。”

她把他领进饭厅。维尔纳还躺在那儿,跟薇薇发现他时的情景一模一样:像是酒足饭饱之后打会儿小盹。克那曼医生一看到这个场景,立马就双手抱头,不敢置信地惊呼:“天啊,贝恩伯格女士!”

薇薇摆出一副最无辜的表情,“怎么了?我做什么了吗?”

“就是什么也没做!您就让他躺在这儿!到底听过稳定侧卧这个说法没有?”

“一百年前可能听过,”薇薇吞吞吐吐地说,“还是因为要考驾照参

加急救培训的时候。”

那位医生闭了闭眼，强忍住心头的怒火，耐着性子说：“好吧，那我们进一步检查一下病人的情况再说。”

他在箱子里摸索了好一阵子，才把听诊器抽了出来。然后就走到维尔纳身边去测他的脉搏。在一阵徒劳的测诊之后，他的脸变得煞白。

“噢，上帝啊上帝……”

薇薇的两手绞在一起，“他怎么样了？需要去医院吗？我应该打电话叫救护车吗？”

“给葬仪社打电话应该会更合适。”医生阴沉地说道，“您丈夫死了。”

她的泪水出乎意料地立即涌了出来。发现维尔纳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是一回事。然而官方证实他死亡，也就说完全死亡，这对她的震惊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请您节哀吧。”克那曼医生好心劝慰她，如慈父般把她轻轻圈入怀中，“尊敬的夫人，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我知道，这对您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是啊，正是这样。”薇薇哽咽道，“他就是我的全部，我的生命。没有了他，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这真是一个相当无耻的谎言，然而薇薇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够原谅她。毕竟现在当务之急是自救，而这只能通过她扮演肝肠寸断的寡妇这一招才能实现。

那位医者叹息着从箱子里抽出一张表格来，“我现在要开具一份死亡证明。死因最好就填上心肌梗塞。原因具体到底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尊重死者。尸体解剖是一件残忍又血淋淋的事情，您要相信我……”

“无论如何我也不想他的尸体被解剖。”薇薇迅速地说。不要尸体解剖，她心里默念，万万不要！我得送您一个香吻啊，克那曼医生！

医生坐在邻近的一把椅子上开始填写表格。薇薇看到他的手在颤抖。他满脸悔意地抬起头来。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应该实话实说……不过最好您还是不要……”

薇薇迷惑地听着他的话。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看到薇薇没有反应后，这位医者拉长了音，“您是知道的，关于那些处方。您丈夫坚持要求这么做。我已经把潜在的危险给他解释清楚了，不过……”

薇薇还是一个字都没听懂，“危险？”

这下子克那曼医生真有些不悦了，“好吧，威尔刚有一定的副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譬如说会引起血液循环问题以及心肌衰弱。所以我们在之前也做了相关检查了啊——血液循环测试、心电图、血象。检查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但是您先生觉得无所谓。作为男人，”他尴尬地咳嗽了几声，“作为男人我当然能理解他。您也，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从他重振的男性雄风中有所获益啊。”

这些个字眼急速穿过薇薇的大脑。心肌？威尔刚？呃——男性雄风？

克那曼医生挑挑眉。“我建议，这以后就是我们俩的一个小秘密了，尊敬的女士。我们不能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在开威尔刚处方方面，医生会异常严格。而且归根结底这本也就不是我的错啊。”

薇薇还没有完全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她急切地想要把思路理清清楚。第一点：维尔纳让医生给他开了威尔刚的处方。第二点：也就是说他前段时间性生活比较频繁。第三点：问题是，在哪儿。反正是没有在他们俩的卧室里。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她哑着嗓子说，“我们不去自讨没趣。再次感谢那些威尔刚。您知道，维尔纳像换了个人似的。我们关系变得

非常亲密，一直到最后。在……”她咽了口唾液，“……嗯，在床上更是如此。”

医生表示非常理解地点点头，“让我们愿逝者安息，生者前行。”

他把死亡证明递给薇薇。这是她通往自由的门票。没有警察，没有审判，没有牢狱。她恨不得扑到这老头子的怀里，搂着他的脖子转上三圈。

“谢谢！”她喊道，啜泣了一声，因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能给您准备点吃的吗？厨房里还有一块牛肉里脊配上等酱汁。”

克那曼医生先是无语地看了看薇薇，又看了看脸还一直埋在酱汁里的死者。他撇了撇嘴。

“鉴于现在这种情况我就先谢过了。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您是有我的电话号码的。”

薇薇愧疚地挥了挥手，“噢，抱歉，失敬了。真心感谢您的提议，我会记在心上的。”

她把这位医生送到门口，目视着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了车边。威尔刚，她想，该死，维尔纳用伟哥干什么了？

房子里异常安静。维尔纳曾是源源不绝的噪音之泉。他一直都是把电视声音开到大得恨不得能把薇薇的耳膜震破。如果他没有沉迷于某部电视剧中，他就会咳嗽、打嗝、打鼾或者指使薇薇一刻不停地干这干那。现在是一片安静。

她决定要系统地调查一番。首先把他书桌的抽屉翻了一遍，里面净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票、剪报以及一些毫无意义的废旧品。典型的维尔纳，她想，所有的东西都得收着。

最下层抽屉是锁着的，那把锁的钥匙她没有找到。薇薇从厨房里把最大的菜刀拿出来，撬了没一会儿，那只锁就败下阵来。

“呵，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她浏览了一下存放在里面的文件之后，